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十石齋



辑览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三十六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一十五(续)…… (12747)
(起丁丑明庄烈帝崇祯十年 讫癸未明庄烈帝崇祯十六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一十六…… (12801)
(起甲申明庄烈帝崇祯十七年 讫乙酉五月明亡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一十七…… (12943)
(附明唐桂二王本末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一十八…… (12997)
(附明唐桂二王本末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一十九…… (13037)
(附明唐桂二王本末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二十…… (13081)
(附明唐桂二王本末)

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一十五(续)

(起丁丑明庄烈帝崇祯十年 讫癸未明庄烈帝崇祯十六年)

明代

庄烈帝

庚辰 十三年，春二月，官兵大败张献忠于太平（明县，今属四川达州）。

是时，贼分为三。西则张献忠，踞楚、蜀界；东则革裹眼、左金王等四营，分扰随应麻黄；南则曹操、过天星等十营，伏漳房、兴远间。杨嗣昌驻襄阳，而令左良玉专剿献忠。及是良玉合诸军至枸平关（亦曰沟平关，在兴安州西南，与四川接界），与贼遇，击之，献

明代

庄烈帝

庚辰 崇祯十三年（公元1640年），春二月，官军于太平（明县，今属四川达州）大败张献忠。

此时，起义军分为三部分。西部是张献忠，占据湖北、四川交界之处；东部是革裹眼、左金王等四营队伍，随时袭扰接应麻黄；南部是曹操、过天星十营队伍，伏守于漳房、兴远之间。杨嗣昌驻守于襄阳，令左良玉专门围剿张献忠。左良玉聚合各路官军到达枸平关（也称沟平关，在兴安州西南，与四川接壤），与张

忠败走。良玉乃请从汉阳、西乡入蜀，追之。嗣昌谋以陕西总督郑崇俭（字大章，宁乡人）率贺人龙、李国安从西乡入蜀，而令良玉驻兵兴平，别遣偏将追剿，良玉不从。时，献忠营太平县大竹河（在县东北，亦曰大竹渡，其上流即北江，下流至陕西紫阳县入汉），良玉驻鱼溪渡。未几，崇俭引其兵来会，贼移军九滚坪（与下玛瑙山俱在太平县境），见玛瑙山险峻，将据之。官军始抵山下，贼已踞山巅，乘高鼓噪。良玉下马，周览者久之曰：“吾知所以破贼矣。”分所进道为三，己当其二，秦兵当其一，曰：“闻鼓声而上！”两军夹攻，贼阵坚不可动。鏖战久之，贼大溃，坠崖涧者无算，追奔四十里。良玉兵斩扫地王曹威、白马郑天王等渠魁一十六人，献忠妻妾亦被擒。遁入兴归山中，势大蹙。

献忠部相遇，立即攻打，张献忠败逃。左良玉请率官军从汉阳、西乡进入四川，继续追击张献忠，杨嗣昌却想命陕西总督郑崇俭（字大章，宁乡人）率贺人龙、李国安从西乡入蜀，令左良玉于兴平驻军，再派其他将领追剿，左良玉不从。此时，张献忠于太平县大竹河（在县东北，也称大竹渡，其上流即北江，下流至陕西紫阳县汇入汉江）扎营，左良玉则驻扎于渔溪渡。没过多久，郑崇俭率兵与左良玉会合，张献忠转移到九滚坪（与下玛瑙山都在太平县境内），因见玛瑙山峰峦险峻，便占据此地。官军刚追至玛瑙山下，农民军已拒守于山巅，在高处大声叫骂。左良玉下马，环视周围形势良久才说：“我已知道如何破贼了。”于是将官军分为三路，己军分为两路，秦军为一路，命令说：“听到鼓声即上！”两军分路夹击，农民军阵势坚不可摧。鏖战时久，农民军终于坚持不住，溃败而逃，摔下崖涧的人多不胜数，官军追至四十里远。左良玉的部下斩杀扫地王曹威、白马郑天王等农民军首领十六人，张献忠的妻妾也被擒拿住。张献忠逃入兴归山中，情况极为

夏四月，逮江西巡抚解学龙（字石帆，扬州兴化人）及黄道周，下狱，寻遣戍。

道周贬江西按察司照磨。时，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，推奖道周备至。故事，但下所司。大学士魏照乘素恶道周，拟旨责学龙滥荐。帝怒，立削二人籍，逮下刑部狱，责以党邪乱政，并廷杖八十，究党，与欲寘之死。尚书李觉斯（东莞人）谏轻，严旨切责，再议谪戍烟瘴，帝犹以为失出，除觉斯名。尚书刘泽深（扶沟人）言：“二人罪至永戍，至矣，过此，惟论死。论死，非封疆则贪酷，未有以建言者。道周无封疆贪酷之罪，而有建言蒙戮之名。于道周得矣，非。圣主覆载之量也。”仍以原拟请，乃谪戍广西。

紧迫。

夏四月，拘捕江西巡抚解学龙（字石帆，扬州兴化人）及黄道周，二人皆下狱，不久被发边地充军。

黄道周贬为江西按察司照磨。其时，江西巡抚解学龙推荐部下官员，十分推奖黄道周。按旧例，只能把推荐的官员安排在自己所管辖的官署。大学士魏照乘平日就厌恨黄道周，拟旨斥责解学龙滥荐。崇祯帝也因之怒，立即将二人削除官籍，拘捕下刑部监狱，并以结党乱政为由，责廷杖八十，追究其党羽，欲置于死罪。尚书李觉斯（东莞人）因给二人定罪不足，崇祯帝下旨严加指斥，李觉斯再拟判罚发充烟瘴边地，崇祯帝还是认为定罪过轻，将李觉斯革职除名。尚书刘泽深（扶沟人）上言说：“判此二人无期戍边罪，其判罚已足够了，如再加判的话，只有论处死罪。如论处死罪，不是因封疆失误就是因贪赃酷厉，还没有仅因谏言而被判处死罪的。黄道周并无封疆与贪酷罪，只有上言蒙蔽的罪名。如判黄道周死罪，那是不对的。请皇上宽宏大量。”于是仍请维持原议，二

以谢陞、陈演（井研人）为礼部尚书，并兼东阁大学士，预机务。

演庸才，寡学，工结纳。初入馆，即与内侍通。帝简用阁臣，每亲发策，观秘条，对覘能否。演结中官，探得帝所问数事，密授演，条对独称旨，遂被擢用。

五月，石砮女官秦良玉败罗汝才于夔州。

汝才犯夔州，遇官军屡捷，会良玉至，以兵邀击，连败之，斩千余级，夺汝才大旗，擒其渠六人。汝才走大宁（宋县，今属夔州府）。

姚明恭罢。

明恭出赵兴邦之门，公论素不与。柄用后，乡人诣阙讼之，明恭不自安，请告归。遂

人被发充广西。

任命谢陞、陈演（井研人）为礼部尚书，同兼东阁大学士，参预朝廷要事。

陈演才能平庸，寡学少闻，工于结党攀援。当初入翰林院时，即与内侍相通。崇祯帝选用阁臣，每次都亲发策题，视看大臣的对策，以观察其是否有才干。陈演便与内监勾结交好，内监探得崇祯帝所问之事，便密告陈演，因此惟独陈演的对策使崇祯帝满意，即被擢升为阁臣。

五月，石砮女官秦良玉于夔州击败罗汝才。

罗汝才攻打夔州，正逢官军屡战皆胜，秦良玉也赶至，率兵半路拦截，连败罗汝才，斩首一千余人，夺取了罗汝才的大旗，擒拿其首领六人。罗汝才逃至大宁（宋代建制为县，今属夔州府管辖）。

姚明恭辞职。

姚明恭出于赵兴邦的门下，公众对他没有好的评价。姚明恭执掌朝柄后，其乡人到朝廷讼告他。姚明

罢。

六月，薛国观以罪免，寻，遣使逮入都，赐死。

国观柄政，一踵温体仁所为，而才智远不逮，操守亦弗如。帝初甚信向之，后意亦渐移。帝忧国用不足，国观请借助于戚畹，因以武清侯李国瑞为言。国瑞孝定太后兄孙，帝曾祖母家也。国瑞薄庶兄国臣，国臣愤，诡言：“父贖四十万，臣当得其半，今请助国为军资。”故国观言之。帝因欲尽借所言四十万，不应，则勒期严追。或教国瑞匿贖勿献，拆毁居第，陈什器通衢鬻之，示无所有。嘉定伯周奎与友，连代为请。帝怒，夺国瑞爵，国瑞悸死。有司追不已，戚畹皆自危。会皇子病，宦官、宫妾倡言孝定太后已为九莲菩萨，降神言帝薄外家，诸皇子尽当天。俄皇子卒，帝大恐，封国瑞七岁儿存善为侯，尽还所纳金银。而追恨国观，待隙而发。初

恭自感不安，奏请辞职归乡。于是辞职。

六月，薛国观因罪罢职，不久，又派专人拘捕薛国观入京，赐死罪。

薛国观执柄朝政时，一切都按照温体仁所为行事，但其才干却远远不及，人品操守也不如温体仁。刚入阁时，崇祯帝对他非常信任，后来则逐渐改变。崇祯帝为朝廷经费不足而忧虑，薛国观提出可求助于皇亲外戚，并提出武清侯李国瑞。李国瑞是孝定太后哥哥的孙子，即崇祯帝的曾祖母家。李国瑞苛待庶兄李国臣，李国臣恼恨，因而欺骗人说：“我父亲有资财四十万银两，瑞应当继承其中一半，今日资助朝廷充为军饷。”所以薛国观才有此建议。崇祯帝想借用李国臣所说的四十万银两，李国瑞不答应，于是勒令将这四十万限期追回。有人劝李国瑞将钱财藏匿，勿献给朝廷，拆毁居第，把家什、器物拿到街上拍卖，表明确实没有四十万。嘉定伯周奎与之有关系，代之请奏。崇祯帝大怒，削夺李国瑞的爵位，李国瑞惊悸而死。官府追缴却未加停止，外戚皆感身危。适

帝尝燕见国观，语及朝士贪婪，国观曰：“使厂、卫得人安，敢如是！”时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侧，汗出沾背。于是专察国观阴事，悉以上闻，国观不知也。及是行人吴昌时（吴江人）当考选，恐国观抑己，因其门人以见，国观伪许第一，当得吏科。逮命下，乃得礼部主事。昌时大恨，以为卖己。与所善东厂谋，尽发国观受贿不法事，以达于帝。帝遂借标拟发怒（时杨嗣昌有所陈奏，帝令国观处旨），下五府九卿科道会议，革国观职放归。帝怒犹未已，会国观出都，重车累累，侦事者以闻。而东厂所遣伺国观邸者值中书王陞彦至（国观向与交关），执之。得其平日招摇通贿，状词所连及甚众。（尚书傅有淳、侍郎蔡奕琛等皆与焉。）诏下，陞彦诏狱，穷治顷之。给事中袁恺（卿城人）复上疏再劾国观。帝以陞彦行贿有据，不俟狱具，即命弃市，而遣使往逮国观。国观迁延，不赴。久始入都，遂赐死（事在明

逢皇子生病，宦官、宫妾都说孝定太后已化身九莲菩萨，降神言说崇祯帝薄待外戚，诸皇子皆会夭亡。不久皇子病卒，崇祯帝惊恐万分，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，将所纳银两全部交还。崇祯帝因之牵怒于薛国观，待寻隙处治他。当初崇祯帝曾宴请薛国观，谈到朝中臣士贪婪时事，薛国观说：“假如东厂、锦衣卫用人得当的话，怎么敢有像今日这种情形！”当时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一旁侍奉，闻言惊出一身冷汗。于是暗中专察薛国观的阴私，全都奏报给崇祯帝，薛国观不知。及至行人吴昌时（吴江人）考士当选，担心薛国观压制自己，便以其门生为由进见相求，薛国观假意答应将吴昌时名列第一，可以到吏部任事。等到发榜，却是礼部主事一职。吴昌时恨透了薛国观，认定是他出卖了自己。吴昌时与同好谋划于东厂，揭发薛国观受贿等所有不法之事，并使崇祯帝知道。于是崇祯帝借薛国观拟旨一事发怒（其时杨嗣昌报有奏章，崇祯帝令薛国观拟旨），将薛国观案下到五府九卿科道议处，议将薛国观革职回乡。崇祯帝余怒未消，而薛国观

年八月)。

御批：匪贲，警器，威峻离心，国事岂堪复问？第当沦胥，莫挽之时，尚铢参自封，不以佐军，而适以贲盗。国瑞等之愚，实为可悯。至九莲降神事荒怪不经，正与神语帐中，同为古今笑柄。论者或称，宦妾诡计所全实多，殊不知庄烈之闻言恐惶。正所谓妖由人兴，亦亡证之先见者。乃遂缘是深恨国观，又不明斥其搜括之

出京返乡时，辘重累累，被侦探的人得知上报。中书王陞彦（薛国观一向与之相交甚深）被东厂潜候在薛府的人捉拿。从王陞彦处审讯出薛国观平时招摇行骗受贿的罪行，案情牵连到的朝廷大臣非常多。（尚书傅有淳、侍郎蔡奕琛等全都被牵连进此案。）诏下，令王陞彦下狱，继续追查审讯。给事中袁恺（卿城人）又上疏劾奏薛国观。崇祯帝以王陞彦行贿确有实据，不等至判案，即令将王陞彦斩杀于西市，又派专人前往拘捕薛国观。薛国观拖延时日，不上路。过了很久才进京，赐死（事在第二年八月）

御批：戴匪金钱，变卖物品，皇亲国戚已背弃朝廷，国事还有何可言？但当国势不堪，没有挽回余地时，还在聚敛钱财，不去辅佐军用，这等于拿着钱财资助盗贼。李国瑞等人之愚蠢，实在可以说是可怜。至于九莲菩萨降神一事则荒诞不经，正与和神在帐中说话一样，都是古今笑柄。议论的人可能会说，太监宫女诡计多端，殊不知崇祯听说后的恐惧惊惶之状。正所谓妖事皆由人

谷，失滋甚矣。

秋七月，张献忠与罗汝才合，陷四川诸州县。

初，贺人龙屡破贼，杨嗣昌私许人龙代左良玉。而良玉适有玛瑙山之捷，嗣昌顾人龙曰：“须后命。”由是两人皆不为用。献忠遣间说良玉曰：“献忠在，故公见重。”良玉乃围而不攻，贼得与民市盐米、刍酪，收溃散，西走白羊山，与罗汝才合。时，“曹操”、过天星方窥大昌（注见前）、巫山，欲渡江，为官兵所扼。献忠至遂与之合。献忠虽累败，气益甚，立马江岸，有不前者，辄斩之。贼争死斗，官军退走。贼毕渡，屯万顷山，归巫大震。先是，嗣昌以川地扼塞，合群贼而蹙之，可尽殄。及是闻群贼已聚蜀界，乃自彝陵溯舟而上。而献忠势已张甚，“曹操”、过天星等东西奔突，官军往来追逐，不能及。献忠遂陷大昌，进屯开县

兴，这也是国事衰亡的征兆。崇祯于是深恨薛国观，又不明确斥责其搜括之过，这一过失就更加严重了。

秋七月，张献忠与罗汝才会合，攻陷四川诸州县。

初时，贺人龙屡破农民军，杨嗣昌曾暗中许愿贺人龙代左良玉职。适逢左良玉于玛瑙山大败张献忠，杨嗣昌又对贺人龙说：“等以后再任命你。”由此贺人龙与左良玉皆不听其所用。张献忠派人挑说左良玉：“只要张献忠在，您才能得到重用。”于是左良玉围而不攻，农民军乘此时机购买盐米、粮草，收拢溃散的部下，向西转入白羊山，与罗汝才会合。其时，曹操、过天星正窥伺大昌、巫山，准备渡过长江，但长江被官军所扼守。张献忠到后与之会合。张献忠虽然屡次战败，气势却更加旺盛，立马于江岸，队伍中凡有不上前冲杀的，立即斩杀。农民军拼死力战，官军退走。农民军全部渡过江去，屯军于万顷山，归巫为之大震。初时，杨嗣昌因四川地势险塞，将农民军全部逼入此地，可尽数歼灭。这时间听说农民军已至四川边界，急从彝陵

(宋州，明为州，今县属夔州府)张令(永宁降将)战死，秦良玉亦败。贼遂北陷剑州，将入汉中。总兵赵光远、贺人龙扼之平阳、百丈(俱关名，注见前)，贼不得过，乃走巴西，屠绵州，越成都，陷泸州，复至开县。嗣昌在重庆，三檄人龙会师，又九檄召良玉兵，皆不至。

九月，李自成走郧均遂入河南。

先是，杨嗣昌在彝陵檄自成出令降，自成出谩语，官军围之鱼复山中。(古鱼复县，因山为城，所谓赤岬山也，在夔州府奉节县东。)自成大困。(时贼将多出降，自成欲自经，以养子双喜劝而止。有刘宗敏者，蓝田锻工也，最骁勇，亦欲降。自成知之，与步入丛祠，顾而叹曰：“人言我当为天子，盍卜之神，不吉，若断我头以

溯流乘舟而上。张献忠其势更盛，曹操、过天星等东奔西突，官军来往追逐，无法追及。于是张献忠攻陷大昌，进军屯驻开县(明称宋州，今属夔州府管辖)张令(永宁降将)战死，秦良玉也被农民军打败。接着农民军北陷剑州，准备进入汉中。总兵赵光远、贺人龙扼守平阳、百丈(都是关名)，农民军无法通过，又转入巴西，占领绵州，越过成都，攻陷泸州，又到达开县。杨嗣昌在重庆三次檄令贺人龙与自己会合，又九次檄召左良玉，贺、左两部皆未至。

九月，李自成转至郧均入河南。

初时，杨嗣昌在彝陵檄李自成出降，被李自成所辱，官军将其围困于鱼复山中。(古鱼复县，以山为城，就是所说的赤岬山，在夔州府奉节县东部。)李自成陷于困境，极为艰难。(当时农民军大多出降，李自成欲上吊自尽，因养子双喜劝阻而止。部下有一将领刘宗敏，本是蓝田锻工，作战极为骁勇，也想出降。李自成知道后，与刘宗敏步入丛祠，环顾四周叹息说：“别人都说我当为天子，现在卜之于神，如果卦辞不吉利

降。”宗敏诺。遂三卜，三吉。宗敏还杀其两妻，谓自成曰：“吾死从若矣！”军中壮士闻之，亦多杀妻子愿从者。）会巡抚邵捷春移置戍兵，围者懈。自成乃自焚辎重，轻骑，由郟均走河南。河南大旱，斛谷万钱。饥民从自成者数万，遂自南阳出，攻宜阳，杀知县唐启泰。移攻永宁，杀知县武大烈（临潼人，拒守三昼夜。城陷，与主簿魏国辅、教谕任维清、守备王正己、百户孙世英皆死之），戕万安王采鞞（伊王支属，居永宁），攻偃师，一日而陷，知县徐日泰（金谿人）骂贼死。自成于是势大炽。（杞县举人李信者，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。尝出粟赈饥民，民德之，曰：“李公子活我。”会绳伎红娘子反，掳信，强委身焉。信逃归，官以为贼，囚狱中。红娘子来救，饥民应之，共出信，往归自成。约为兄弟，改名岩。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，私入自成军，为主谋议。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。献策长三尺余上，

的话，请割下我的头颅出降。”刘宗敏答应。于是占了三卦，全是大吉。刘宗敏回去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，对李自成说：“我至死都跟从你！”军中壮士听说后，都杀掉妻子自愿跟随李自成。）适逢巡抚邵捷春移调防守驻军，围困农民军的官军有所松懈。李自成乘此机会烧毁辎重，轻装突围，从郟均转至河南。河南大旱，一斛谷粮值万钱。饥民有数万人跟从李自成，从南阳出发，攻打宜阳，斩杀知县唐启泰。又转攻永宁，斩杀知县武大烈（临潼人，据守永宁三个昼夜。城陷后，与主簿魏国辅、教谕任维清、守备王正己、百户孙世英皆身亡死），杀万安王采鞞（伊王的支属，居住在永宁），攻打偃师，仅一日城就被攻陷，知县徐日泰（金谿人）大骂农民军而死。于是，李自成气势大盛。（杞县举人李信是魏党逆案中尚书李精白的儿子。李信曾拿出粮食救济灾民，当地百姓都称颂说：“是李公子给了我们活路。”适逢游走江湖以绳技糊口的红娘子造反，掳走李信，强委身于她。李信逃回家，官军认为他是农民军，将李信囚于狱中。红娘子前来救援，饥民响

讖记曰：“十八子，主神器。”自成大悦。自成猜忍好杀，岩因说曰：“取天下以人心为本，请勿杀人，收天下心。”自成从之，屠杀为减，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。民受饷者，不辨岩自成也，杂呼曰：“李公子活我。”岩复造谣词曰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，使儿童歌之，以相煽动。民方被剿饷、练饷之苦，从自成者日益众矣。）

冬十一月，南京地震。

十二月，两畿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饥，人相食。

辛巳 十四年，春正月，官军追张献忠于开县，败绩，献忠

应，共同救出李信，然后归附李自成。李信与李自成结为兄弟，改名为李岩。卢氏举人牛金星因考核升迁被贬斥，也暗自加入李自成年，成为李自成的主要出谋划策人。牛金星又引荐占卜者宋献策前来。宋献策身高仅三尺多一点，付上讖语：“十八子，主神器。”李自成大喜。李自成坚毅忍让，好猜疑好杀人，李岩因之说：“取天下以取人心为根本，请不要滥杀人，以收服天下民心。”李自成听从，减少了屠杀，又把掠夺来的财物救济灾民百姓。百姓们得到财物，分不清李岩和李自成，将二人混为一人，称：“李公子给我们活路。”李岩又写了童谣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，让小孩们到处传唱，以煽动民心。百姓深受官府剿饷、练饷之苦，跟从李自成起义的人越来越多。）

冬十一月，南京发生地震。

十二月，两畿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发生饥荒，人相食之。

辛巳 崇祯十四年（公元1641年），春正月，官军追击张献忠至开县，兵

遂东犯。

先是，杨嗣昌驻重庆，监军评事万元吉（字吉人，南昌人）知左良玉跋扈，不可使，又虑贼或东突，不可无备，劝嗣昌令前军蹶贼，后军继之，分中军从间道出梓潼，扼其归路。嗣昌不听。（时嗣昌下令，赦罗汝才罪，降则授官，惟赦忠不赦，擒斩者赏万金，爵侯。翊日，自堂皇至庖湍，遍题有“斩督师者，赉白金三钱。”嗣昌骇愕，疑左右皆贼。勒三日进兵。会雨雪，道断。遂复戒期。）乃自统舟师下云阳，令诸将陆行追贼，及开县之黄陵城（在县东）总兵猛如虎、参将刘士杰迎战，士杰深入，所当披靡。献忠登高望，见无秦人旗帜，而良玉前部无斗志，乃密选壮士，潜行箐谷口，乘高大呼驰下。良玉兵先溃，如虎突围出，士杰与游击郭开皆战死，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。而献忠已席卷出川，下夔门，抵兴山，绝新开驿置，楚、蜀消息中断。

败，张献忠转向东进。

初时，杨嗣昌驻军于重庆，监军评事万元吉（字吉人，南昌人）深知左良玉专横跋扈，不可信用，又担心农民军也许向东突围，不可不防备，劝杨嗣昌令前军追击农民军，后军继之，中军从小路出潼关，扼守农民军的归逃之路。杨嗣昌不听。（此时杨嗣昌下令，赦免罗汝才之罪，如投降则授予官职，惟独不赦免张献忠，斩杀张献忠者悬赏万金，封爵侯位。第二天，从官署府邸至厨房厕所，到处遍贴榜文，上写“有斩督师杨嗣昌者，赏赐白银三钱。”杨嗣昌极为惊骇，怀疑左右都有农民军。勒令三日进军追击农民军。行军时正下雨雪，路途阻断。于是再下令按期进军。）自己统领水师直下云阳，令诸将领从陆路追击农民军，到了开县的黄陵城（在县东）总兵猛如虎、参将刘士杰迎战农民军，刘士杰深入直驱农民军内部，所向披靡。张献忠登高远望，没见到秦军的战旗，又见左良玉前军没有斗志，于是暗中挑选精兵壮士，于庄稼地中潜行，然后从高处大声呼喊着冲下来。左良玉的部下抢先溃逃，猛如虎突围，刘

李自成陷河南府，杀福王常洵。

先是，援兵过洛阳者，喧言：“先帝困天下以肥王。今王府金钱山积，乃令吾辈枵腹死贼。”尚书吕维祺方家居，劝王散财饷士，不从。及是贼大至，总兵陈绍禹等入城守御。绍禹新军从城上呼贼，相笑诺。挥刀杀守堞者，烧城楼，开北门，纳贼。常洵缒城出，匿迎恩寺。明日，贼迹而执之，遂遇害。世子由崧裸而逃，维祺被执，不屈死。（同时以乡官死难者，待诏郭显星、推官党克念、知县刘方奕，皆洛阳人。以举人死难者，洛阳张民表、嵩县王翼明；以布衣死难者，孟津孙挺生、新安马明山、李登英。）贼既杀王，勺其血杂鹿肉，以食，曰“福禄酒”。火王

士杰与游击郭开皆战死，杨嗣昌这才后悔没有采用万元吉的建议。张献忠席卷而下出川，经过夔门，到达兴山，断绝新开驿道，从此中原与湖北、四川的联系被中断。

李自成攻陷河南府，杀死福王朱常洵。

初时，官军援兵过洛阳时，有人喧叫：“先帝让天下穷困而使福王富足。如今王府金钱充足，堆积如山，却令我们小民空腹剿贼。”尚书吕维祺正居家中，因劝福王散财犒饷军士，福王不听。及至农民军大队人马攻至，总兵陈绍禹等入城守御。陈绍禹的亲军在城墙上呼喊城外的农民军，相互笑语。亲军挥刀砍杀守城士卒，烧毁城楼，打开北门，放农民军攻入。朱常洵缒城而逃，藏匿于迎恩寺。第二天，农民军跟踪而至，捆绑住朱常洵，将其斩杀。福王的儿子朱由崧裸身逃跑。吕维祺被俘，不屈而死。（同时乡官死难者，还有待诏郭显星、推官党克念、知县刘芳奕，都是洛阳人。举人死难者，有洛阳的张民表、嵩县的王翼明；平民中死难者，有孟津的孙挺生、新安的马明

官，散金，以赈饥民。乘胜围开封，周王恭枵（定王棣十世孙）急发库金，募死士，与巡按高名衡（沂水人）及副将陈永福等固守。自成攻七昼夜，不克，解去。（按：吕维祺，本朝赐谥忠敬。）

二月，张献忠陷襄阳，杀襄王翊铭（宪王瞻埜六世孙）。

嗣昌以襄阳为军府，餉金、甲、器，各数十万，皆聚焉。每门设副将防守，启闭甚严。及是，献忠令罗汝才缀郧阳兵，自率轻骑，一日夜驰三百里，杀嗣昌使者于道，取其兵符，以二十八骑给人襄阳城。时襄阳未知败，问，合符，信，遂纳之。夜半火从中起，城陷。贼缚翊铭，属卮酒曰：“吾欲借王头，使嗣昌以陷藩伏法。”遂与贵阳王常法同遇害。参议张克俭（字禹型，屯留人）、推官邝日广（南海人）、游

山、李登英。）农民军杀死福王，以勺舀其血与鹿肉掺杂食之，称为“福禄酒”。放火烧毁王宫，发散金钱，救济灾民。农民军又乘机围攻开封，周王朱恭枵（定王朱棣第十世孙）急忙散发王库金钱，招募敢死队员，与巡按高名衡（沂水人）及副将陈永福等固守开封。李自成攻打七昼夜，无法攻点，于是退兵。（吕维祺，清朝赐谥号忠敬。）

二月，张献忠攻陷襄阳，杀襄王朱翊铭（宪王朱瞻埜第六世孙）。

杨嗣昌把军府设在襄阳，将餉金、兵甲、武器等都敛聚于此，各有数十万。每座城门都设有副将防守，城门开关制度极为严格。此时，张献忠令罗汝才牵制郧阳方面的官军，自己率领轻骑，一昼夜飞驰三百里，于途中斩杀杨嗣昌的使者，取其军符，二十八骑人马就凭此军符哄骗守城的士卒。此时襄阳守卒还不知使者被杀，验军符，便打开城门，张献忠进入襄阳城。半夜时分城中火起，城被攻陷。农民军缚了朱翊铭，斟满一杯酒对他说：“我们准备借襄王的人头，好让杨嗣昌因藩地